新闻热线：010—58884063
科技日报
■责编 姜 靖
2020年2月13日 星期四

我们不是英雄 只想为这座城的苏醒尽绵薄之力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我真的不是想当英雄。但很多事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多危险的事，都总要有人去做。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2月9日，一对母女新冠肺炎患者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治愈出院。图为康复患者同医护人员合影。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2月11日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阴
陈志衡 国家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儿科医生

2月7日夜里23点，请战武汉的我，接到通知进入“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援鄂国家医疗队”。

我们团队130人，包括30名医生和100名护士，接手同济医院中法新院重症科。抽调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感染科、呼吸科及重症监护室的业务骨干，我是唯一的儿科医生。我对自己比较自信的是，有处理儿童危急重症十余年的临床经验，又懂成人重症疾病，现在前往处理成人疾病，也算“小儿科”。

出发那天，父母眼神里全是担忧。不知是不是心灵感应，我一岁四个月的小儿子虽不会说话，但总抱住我大腿不放。其实，得知我出征武汉，很多朋友发来微信，不少骂我傻瓜的……毕竟这样的繁华盛世，都想好好活着，谁都不希望自己亲人好友去做英雄去冒险。

我真的不是想当英雄。但很多事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多危险的事，都总要有人去做。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那天，我们出发了，整整三大巴车的人。所有院领导都来送行。一场气势磅礴的动员大会后，我们在前后警车开道下，快速到达高铁站。那里，特警守卫前来护送，并向我们敬礼，也让我们很感动。

进入武汉，万人空巷，寂静无声，感触良多。最希望的是这次疫情快点结束！

身穿防护服的刘启慧
海南省人民医院供图

“由于方舱医院的药品都是从不同地方紧急调拨的，寻找起来很困难，也没有规律。这正是考验我们药师能力的时候。”

没什么事是救援队员完不成的

2月11日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阴
黄国鑫 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上海）队员、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药学部药师

2月7日正式进舱。方舱医院的药学组组长临时通知救援队的药师第二天一早8:30在方舱医院开会。

第二天，大家准时到达，才发现难度不小，电脑系统要现学，药库分在一楼和二楼的不同房间，库房里物资与药品混放。同时新进药品一到就需要立即验收。

由于方舱医院的药品都是从不同地方紧急调拨的，寻找起来很困难，也没有规律。这正是考验我们药师能力的时候。

我们药师团队共十人，都是来自各省市国家救援队的骨干，由陕西队的廉江平药师担任组长。大家的专业能力很强，配合也默契。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眼神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个班，由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江苏）的顾药师和我一起上。很开心他也是一名党员，我们相互加油说：“党员先上。”我们做了分工，他熟悉系统，我整理二楼仓库，组长也留下帮忙整理一楼药房。就这样，很快我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因临时组建缺少人力与办公物资，我们就自己动手。先是安装冰箱组件，没有说明书，我们就摸索着来；要绘制药品分布图，没有电脑绘图，我们就手绘，没有什么事是救援队员完成不了的。组长都忍不住夸赞我们俩。打心底里觉得，我和顾药师非常默契，虽然是第一次见，却很合得来。

经过12小时奋战，我们共发放药品450人次，圆满完成了当天的工作，我俩都非常满意，也特别感谢廉组长对我们年轻药师的信任，把第一个班安排给我们。

下班了，终于可以透一口气，匆忙去了洗手间。

“只想为这座城市的苏醒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问心无愧即可。”

危难时刻总得有人顶上去

2月11日 武汉汉口医院 阴
刘贺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ICU护士

援鄂已10来天。医院刚开始召集赴武汉的队友时，我马上报名，但又担心自己年龄小、才刚工作半年、资历浅会落选，于是特意加了一句“我是党员”。接着又赶紧打电话给家人，苦口婆心骗他们说其实没那么危险。

当得知自己被选为医疗队队员时，百感交集，激动、期待、紧张、害怕、自信……我害怕自己工作经验不足给大家拖后腿，又自信ICU出来的人可以帮得上忙。每个人都害怕死亡，但危难时刻总得有人顶上去。

武汉的路上空无一人，偶尔看到一个人还和师姐开玩笑说肯定是去医院上班的医护。

穿上防护服不难，但全副武装后整个人会缺氧，护目镜起雾，让我看不清输液管里的液体有没有滴，N95口罩每次压得我脸上全是痕迹，鼻梁还压肿了，耳朵的勒痕已经快要起水泡了……病区的患者很多，有的病情很重，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都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和病人熟络之后，我在工作间隙会跟他们聊家常，从一句“阿姨，您是本地人吗”到武汉饮食、景点，再到房价，他们现在都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了。我觉得这样可以拉近我们的关系，让病人心情愉悦。虽然全副武装很难受，但我还是喜欢并且适应了这样的工作方式。

由于整个病区只剩下医生护士，每天给患者发饭喂饭、打扫病区卫生、清理医疗垃圾、修理各种东西也都成了我们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是不想以后会有遗憾，从来没想过要多受关注，所以一直我都是沉默的，只想为这座城市的苏醒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问心无愧即可。

现在内心更多的是从容和笃定

2月10日 湖北洪湖市人民医院 雨
刘启慧 海南省人民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重症专业护士

2月10日，援鄂的第14天，相对于出发时对前线未知情况的不安和焦虑，现在内心更多的是从容和笃定。

我们所在的医院感染科主要收治一些重症患者，我们团队成员都来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分管的基本上都是上呼吸机的病人，有时甚至一个人管4名上呼吸机的患者，感染科的布局和ICU区别很大，感染科一间病房只住一位患者，基本上每间病房都是双道门，为了时刻观察患者的情况，我们必须一直在各个病房里穿梭。有些使用无创呼吸机的患者不配合，一直要扯掉呼吸机面罩，我只好耐心和他们解释沟通，教他们配合呼吸机。还有些患者呼吸费力血氧低，而呼吸机参数已调到很高。看着患者们的眼神，我感到很心疼，告诉他们一定要加油，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昨晚给外婆外公打电话，骗他们我还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比较忙，可能没空给他们打电话。结果他们说已经知道了我在湖北，希望我能经常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出行前没告诉他们，是不希望他们为我担心，而不是怕他们反对。外公曾是原南京军区十二军三十四师的一名军人，他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换你上战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好的，外公，等疫情结束了我一定回家看你们。

一线镜头

为买防护服生产设备 七旬总工五天五夜吃住在车上

本报记者 **乔 地**

2月10日下午，河南飘安集团厂区内，一米米的水刺布快速完成覆膜。75岁的总工程师崔继茂，终于长舒一口气，眯着眼，瘫坐在车床边的一把椅子上。他要把五天五夜的觉给补回来。

位于豫北黄河边上的长垣市，有着大大小小40多家卫材企业。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这些企业一个个都开足马力生产口罩、防护服，仍不能供上防疫一线使用。由于春节放假，上游水刺无纺布、覆膜水刺布等原材料纷纷告罄，导致很多企业特别是防护服生产企业“无米下锅”。

“好在我们一直都是自给自足，产业链比较完整。”崔继茂说，该集团生产水刺布的机器每天可以产出将近6吨，但覆膜机每天只能覆膜1吨多，仅够生产2000多套防护服。覆膜机成为提高覆膜水刺布和防护服产能的卡脖子环节。

怎么办？立即购置水刺布覆膜设备，加大生产线产能！

他们当即在网上联系到江苏无锡一家覆膜机厂家。2月2日晚6点，75岁的崔继茂和厂里一名技术员，连夜南下。出发前，崔继茂就做好了计划，连夜到无锡，3日白天买设备，晚上装车，4日就能回到长垣，当天晚上就能安装生产。

然而，2月4日一大早，找来的货车也已到厂家门口，供货方却说联系不上安装师傅，机器还缺零件，总之不让提货了。

崔继茂又立即紧急寻找新的货源。2月5日一早，他们一行4人又赶往盐城。这一次，设备终于装车启程。

6日晚上，他们出发时带来的两箱方便面，吃得只剩下最后两桶了。4个人，在车上就这样一边飞奔，一边把这两桶面分吃了顶饥。又是一夜飞奔，7日早上9点，载着两台堪称“救命设备”的货车终于驶回长垣。立即投入紧张的安装调试，10日下午覆膜机终于试车成功。

这样的动作 她们每天都要重复上千次

本报记者 **郝晓明**

防护服、防护手套、护目镜、口罩，26岁的女孩、沈阳局铁岭火车站的安检手检员刘佳和她的小伙伴们每天穿好后，再互相整理一下，就准时来到车站手检区开始为旅客服务。

特殊时期，刘佳和她的小伙伴们丝毫不敢含糊。她们手持安检仪，在旅客的双臂、双肩、腋下、腰间、后背、双腿依次检查，有些部位还要结合手摸。每检查一名旅客，她们都需要弯腰、起身、问话，看似简单的工作，每次当班都要重复上千次，平均每小时都得起身近百次，普通人不到10分钟就会感到腰酸背痛，而这些90后的小姑娘，每天都要坚持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疫情之前，她们每隔一小时轮岗休息一会儿，大家可以喝口水、去趟洗手间。穿上防护服后，工作强度大了，休息时也只能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身上的装备不能脱，也不能喝水上厕所。

“这身衣服特别不透气，穿一会儿就会全身出汗，口干舌燥也不敢喝水，就怕上厕所。”刘佳说。上岗不久，刘佳的护目镜就起了水雾，“戴口罩一呼气，护目镜就会起水雾，吸气时水雾才能减弱点，工作时会感到呼吸困难，就像缺氧一样。”

安检手检员是铁路部门接触旅客最频繁的岗位。为了防控疫情，大家都尽量减少与陌生人的接触。可安检员不行，为了旅客安全，他们必须主动与旅客“亲密接触”，稍有疑惑还得“刨根问底”。

每天接触这么多人，害怕不害怕被病毒感染？当记者问起刘佳时，她说：“刚开始确实很害怕，但工作总得有人做呀，爸妈也很担心，出门前都千叮咛万嘱咐的，我都告诉他们没有事，我会防护好的，回家也尽量聊些轻松的话题，不让他们为我担心。”

十几天下来，刘佳的脸上出现了一些小红疹，“这应该是我们‘全副武装’引起的，防护服穿一会儿身上和头发就会黏黏的，就当是健身减肥了。”性格开朗的刘佳笑着说。

到了休班时间，她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把口罩摘下来，好好吸了几口气，然后喝上一大杯水。“白班还好一点，到了晚上才是最难熬的，再困也不敢放松打盹。”

像许多爱美的女孩一样，脱下防护服的她时不时地照下镜子，整理整理头发，看着脸上的红疹子，自言自语地说：“早点好吧，疫情快点过去吧……”

刘佳对旅客进行安检 本报记者 **郝晓明**摄

崔云龙：与时间赛跑，用微生态干预对抗新冠肺炎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王文辉 李 亮**

2月8日，6辆车载着30余万元的阿泰宁、爽舒宝等微生态药品安全抵达位于青岛、济南、淄博等14个城市的山东省18家定点收治医院，让新冠肺炎患者用上微生态药品，帮助患者增强黏膜和机体免疫力，提高抗病力。

这是近日山东省科技厅启动实施“微生态抗新冠肺炎攻关项目”等应急攻关“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后，国家地方联合医用微生态制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青岛东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云龙教授作为项目牵头实施者，与时间赛跑所采取的积极行动。

踏上微生态抗新冠肺炎攻关之路

20多年前，崔云龙带领团队成功分离获得了我国第一株药用酪酸梭菌。面对疫情，我国首个微生态抗新冠肺炎攻关专家组在青岛成立，并同步定向委托启动了“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微生态制剂攻关研究”项目。这一次，崔云龙担任山东省及青岛市微生态抗新冠肺炎的攻关计划负责人、专家组组长。

崔云龙告诉记者，此次科研项目攻关将通过对比单用常规抗新冠疗法和联合微生态制剂治疗对新冠肺炎患者关键免疫指标的影响，揭示微生态干预对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及机制，获得增效联合治疗方案，探究微生态干预前后关键免疫指标的变化规律，明确对新冠肺炎有效的微生态干预剂量，形成抗新冠肺炎微生态治疗方案。

17年前，面对“非典”，崔云龙一刻不停，4个获得国家新药证书的新药、4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在青岛西海岸完成微生态科研成果产业化，用微生态药品干预治疗“非典”取得了不错的疗效。这一次，崔云龙又踏上了微生态抗新冠肺炎攻关之路。

“鉴于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无特效药，对病毒的清除，主要还是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也证实，人体免疫力的80%以上取决于人体肠道菌群，特别是肠道产酪酸菌的品种多少。”崔云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在他与医学相关领域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入组统计、治疗药品及监测采样物料、贮藏样品的-80℃冰箱等已就位，新冠肺炎患者联合治疗微生态药品的随机分组用药开始了。

微生态药品分组用药展开临床研究

为了掌握一手资料，2月3日一早，崔云龙带领课题组相关人员赶往青岛市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与专家组成员、青大附院检验中心主任田清武对接，深入现场了解医院软硬件情况，并进行了科研方案的深入研讨。

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已明确建议应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李兰娟院士在“四抗二平衡”的治疗建议中，也明确指出了应用微生态制剂对提高患者的免疫力和预防二次感染的重要性。对此，崔云龙与专家组成员、临床PI负责人、青大附院重症科主任邢金燕等科研人员对微生态抗新冠肺炎很有信心。

“此次项目涉及新冠肺炎患者大便取样及检验，在大便携带病毒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对检验物资和流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崔云龙告诉记者，实验人员为了验证取样物资是否合格，流程是否到位，正在用自己的大便进行模拟取样、灭活和分装。

“这次微生态药品抗新冠肺炎临床攻关项目，从发布到启动只有2天时间，只能边申报，边在推进中对接沟通，这对项目组的沟通协调和执行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崔云龙说，为尽快完成科研攻关任务，他们顾不上吃饭与休息，昼夜穿梭在实验室与定点医院之间，以便早日完成酪酸梭菌活菌微生态药品抗新冠肺炎临床攻关任务。

连日来，首批微生态药品已送达青岛大学附院西海岸院区和青岛市胸科医院，两家医院随机入组患者的微生态联合治疗随机分组用药已开始，并将逐步覆盖山东省内18家定点收治医院。

“随着分组用药治疗的推进，相关临床研究工作将陆续展开，争取早日获得对临床救治有积极指导意义的微生态联合用药治疗成果。”崔云龙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策划运营中心：58884126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2.00元